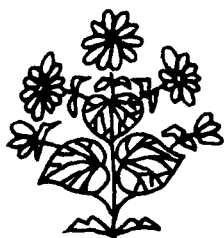




情·真·美

QINGZHENMEI

文学作品评论集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编

情 · 真 · 美

文学作品评论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情 · 真 · 美

文学作品评论集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编

责任编辑：唐维安

装帧设计：许康铭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50,000 印张：12.25 印数：1—15,200

统一书号：10169·1330 定价：0.87元

序

康 濯

正值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早春。翻开这本书，恰恰也感到一阵阵春花的醇香扑鼻。这是芬芳的、浓烈的、清淡的各色异香的混合，是百花齐放而种种香味俱来。这又是三湘四水、南岳、洞庭和土家、苗寨所独有的纯香，或许只是百花初开、香气乍放的萌芽，但却包含着喜人的早露。就是说，这是湖南的文学领域里一本难得的，清鲜、新颖的好书。

这本书以《情·真·美》命名，是建国三十年来湖南文学作品的评论集。三十年来湖南文学创作的巨大成绩和收获，当然决不止这部评论集所涉及的作家和作品；不过这本书的评论所及，倒都确实是建国后湖南文学创作上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或至少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包括几位老作家的作品，十九位出版了长、中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和诗集的中、青年作家、诗人们的作品，以及共青团省委和省文联一九七九年共同发起的青年文学创作征文得奖的一批青年作者的作品。有三篇从不同角度分别论及了周立波同志的作品，另有两篇分别论及未央的诗和短篇小说，各两篇分别论及谢璞的

短篇小说和叶蔚林的小说散文，还有两篇分别论及莫应丰的两部长篇小说；也有两篇评论了我的短篇小说。其它除了上述关于创作征文得奖的一批青年作者及其作品的评论，和另一篇对建国三十年湖南文学作品选的述评外，都是一个作者的作品一篇评论；这些文章分别论及了蒋牧良、柯蓝同志的小说和胡青坡同志的杂文，以及周健明、刘勇、张行、肖育轩、孙健忠、王以平、莫应丰、张扬、古华、彭伦乎、张步真、鲁之洛等同志的小说和散文，张觉、石太瑞等同志的诗，和郭朝祝、杨振文的儿童文学作品。本书包括的就是这样共三十三篇评论文章。

把全部书稿翻完，我首先想到的，是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而不幸逝世的周立波同志。周立波是我们湖南文艺战线的光荣和骄傲；周立波的作品是三十年来湖南文艺创作上最高水平的代表，也是全国最高水平的代表之一。周立波同志毕生与湖南人民情感相通，呼吸与共，他那亲切、朴实而略带幽默的声音、笑貌还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他讲述自己还要写一部长篇，把他对林彪、“四人帮”的满腔愤怒，对党和人民的全部热情，通通浇灌而写成一部描画他跟随王震将军的部队南下抗日过程中壮烈斗争的作品，那是怎样激动不已而满怀决心和信念！然而他却仅只留下了做为这部作品素材和片断的部分日记《万里征程》和短篇小说《湘江一夜》，便因被残害而不幸过早地遽然长逝！这该是多么沉痛而又无法弥补的损失啊！

我还能不想起另一位老作家，也因受到林彪、“四人帮”迫害，早于一九七三年去世的蒋牧良同志。他和周立波都是三

十年代在上海开始写作，也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蒋牧良同志解放后曾写了两部长篇，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总还想再改改才出版，却谁知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浩劫，竟使这两部小说的原稿丢失！不过他过去作品的选集已在编选出版中，本书也有文章论及。此外，蒋牧良同志生前曾以很大精力辅导成书的《武陵山下》这部张行同志的长篇小说，本书中同样是专文评论了的，这也算是对蒋牧良同志辛勤劳动的一点评赞吧！

本书的一个特点，是试图尽可能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力求使各篇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做到多样化，不拘一格。尽管编选这个集子的总的用意是在于肯定成绩，探索和总结文学创作中的经验，但对于一个作家、一个作品的评价，则据各抒己见，共同研究和探讨。在每一篇文章所评论的角度及立意、要求与写法等方面，也大多是各有所重、所长和各自不同的。其中有的既论及了思想内容，又进行了艺术分析，包括艺术特色、风格、语言等等；有的则是对某一作家的某一作品或其某一方面作品的评价；有的又或着重谈人物塑造，或专谈民间形式，或以研究作品的艺术构思见长。特别是关于艺术技巧问题，林彪、“四人帮”简直给划成了一块禁地；现在评论界开始谈论得较多一点了，本书中有的文章也注意到了关于艺术技巧的分析，不用说这是可喜的现象，是本书的另一特色。

本书再一特色，是所有文章都尽可能做到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既概括、总结和论及作品的成功及其中好的倾向性的经

验，也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这不仅对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是这样，对老作家也同样如此；当然对老作家的作品，个别评论作者也有主要是谈自己学习、研究所得的。就总体而言，本书的重点主要是在评论中、青年作家；而他们都恰恰是如日方升或升起未久，前程正未可限量，对他们指出些不足之处，尽管可能不是完全确切，怕也是应该的，是爱护所至了。

本书所论及的作品，都是产生于湖南的土壤之中。尽管有些作品的作者不是湖南人，但却是写的湖南人民的斗争生活，或是在湖南工作时所写。当然也有些作品所写并不是湖南的生活，我自己三十年来的作品，包括本书中论及之作，就几乎都是反映河北、山西一带农村的生活；不过我却是在湖南出生和长大，个别作品也是六十年代初期回湖南工作后所写或去年所写，因而也仍然离不开湖南的土壤，即使不算湘花也该可算作湘草吧！不过这自然不是对我个人的安慰，而只能是督促。我回湖南已十七年了，虽遭林彪、“四人帮”十多年的禁锢，又有好几年忙于文艺组织工作，但却也下过乡，其中一次甚至还有一年左右，然而比起扎根湖南今天都已去世的周立波同志和蒋牧良同志，我对家乡的学习、了解和反映，很明显是颇有差距，相当不够，赶不上他们的迅速和扎实的。至于比起本书中所论另一位同样因为林彪、“四人帮”迫害而去世的，使我深深怀念的工人诗人张觉同志，比起他从农村走进城市，跨入工厂，文化不高而在不长的时间里竟能写出那样深刻、生动和光彩异常的诗篇，我当然是更不够了。此外，比起本书中所论其他作家，我也都至少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同样感到不够。

这是我在考虑为本书写序的过程中所深有感触的，或许也是一点收获吧！

正因为这样，我感到本书还有个缺陷，即评论的作者对象显然还不够全面，比如任光椿、胡英、罗石贤、向秀清、谭谈、胡柯、梅中泉、谭士珍、韩少功等同志的小说、散文，杨里昂、贺振扬、崔合美、钟黔宁、陈大兴等同志的诗，就都没提到，而他们都是对湖南的文学创作有所贡献，值得大家学习，也是我应该学习的。又如本书评论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散文、儿童文学和杂文，却没包括戏剧和曲艺，而这些方面的作品也都属于文艺创作的重要部门，因之这也是个明显的缺陷了。

不过事物总难以求全，何况本书所评论的，都确是广大读者和文艺界公认的三十年来湖南文学创作的主要收获。疵瑕难掩宝玉。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总还是透露着百花初放的乡土芳香的，湖南文学评论领域一本新颖、清鲜的难得的好书。特别是由于过去湖南的文学评论方面水平还不大高，队伍也不够大，因而现在能编出这个包括上述种种特色的集子，更不能不是一大进步，一大收获。这是和本书的编者省社会科学院及其文学研究室的努力分不开的。省社会科学院自从成立文学研究室以来，在推动我省的文学评论和研究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成绩。当然，我们省文联、作家协会和《湘江文艺》同样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显然却努力不够，还迫切需要进一步抓好理论研究。出版这本书，对于我们采取积极措施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无疑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最后从文学评论本身说，与过去的情况比较，这本书的水

平既有较大的提高，作者们所组成的评论队伍也更为广泛。其中已有少数专业的文学评论或研究工作者，以及相当一批文学教学人员、编辑、记者和其他业余评论作者。这自然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对于我们采取积极措施扩大湖南文艺评论的队伍，以及提高文艺评论的水平，无疑也同样会是有力的推动。

文学评论是推动文学艺术创作发展、繁荣的重要武器之一。建国三十年湖南文学创作的巨大成绩，是同文学评论的推动分不开的。但整个说来，湖南文学评论的水平还不够高，队伍还不够大。过去我们有些重要作品，往往是全国和外地评论较多，而本省评论较少。近年来也还有这一情况，比如去年我省出现的优秀短篇小说，韩少功的《月兰》和肖为的《平淡无奇的故事》，外地的评论都已不只一篇了，但我们这里对《月兰》的评论好象还只见到过一篇，对《平淡无奇的故事》也直到不久前才有《湘江文艺》上的一则短评而已。当然，我省的作品在全国和外地得到评论原是正常的、值得欢迎的现象，并且越多越好；本省的评论较少则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显然必须改变。希望本书的出版会有助于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我们正跨入大有作为的八十年代，湖南的文艺创作自也应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强国而大显身手，求得日益发展和繁荣。而这就同样必须有文学评论的支援和促进。特别是在八十年代的起点上，湖南文学创作就已出现了优秀长篇小说莫应丰的《将军吟》和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中篇小说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以及其它优秀诗篇、散文、儿童文学和短篇小说；湖南的文学评论显然同样必须赶上去，我们

也相信定能赶上去。就让我们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互相促进吧！在这一方面，由于文学评论的基础比起来较弱，希望广大的读者、文艺爱好者和文艺界的全体同志，都在关心文学创作的同时，也能同样关心文学评论，参加文学评论，一面推动文学创作的不断发展，一面也推动文学评论同样能逐渐兴旺、发达和繁荣起来。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于长沙，医院中

目 录

论《山乡巨变》的艺术成就	马焯荣 (1)
鲜明的形象 精美的“浮雕”	胡光凡 (23)
——谈谈周立波短篇小说集《山那边人家》的人物塑造	
健笔凌云 奇峰屹立	钢 帆 (40)
——试论《湘江一夜》的艺术成就	
读康濯的《腊梅花》	叶雪芬 (53)
独辟蹊径 别具一格	汪名凡 (67)
——谈谈《分秒值千金》的艺术特色	
从蒋牧良的作品中吸取教益	黎牧星 (78)
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做文章	陈 淦 (84)
——评柯蓝《三打铜锣》中蔡九形象的塑造	
美丽的紫云英	胡代炜 (94)
——《草子集》评介	
文章得失众心知	徐运汉 (99)
——读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琐记	
评长篇小说《武陵山下》	王宝贤 (112)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康 濯 (130)
——略论莫应丰的创作	

只为悲剧不重演	胡代炜 张永如(140)
——评长篇小说《风》	
论《湖边》的人物塑造和艺术构思	谌兆麟(151)
根深才能叶茂	舒其惠(164)
——从《文化的主人》看刘勇的小说创作	
读未央短篇小说札记	李华盛(176)
情·真·美	朱日复(185)
——读谢璞短篇小说集《二月兰》	
努力开掘生活中的美	邓超高(199)
——评谢璞小说集《无边的眷恋》	
在矛盾冲突中塑造典型人物	左润明(212)
——评王以平短篇小说集《伐木者的野宴》	
山野里的“露珠”	楚里(220)
——致小说集《娜珠》作者孙健忠	
生活的激情再现	傅紫荻(232)
——评肖育轩的短篇小说	
酿蜜与创作	劳中文玄(246)
——评古华短篇小说集《莽川歌》	
《蓝蓝的木兰溪》序	康濯(256)
形象生动 情趣盎然	王亚元 张大峰(261)
——评叶蔚林的小说散文作品	
民族的风韵 泥土的芬芳	王亨念(271)
——评彭伦平短篇小说集《叶里藏金》	
一簇清新秀丽的山花	林琅(283)
——读张步真短篇小说集《追花夺蜜》	

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	王正湘(299)
——漫谈鲁之洛的小说散文作品	
战地黄花分外香	韩 抗(308)
——评未央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诗歌	
重读《挥刀集》 怀念挥刀人	黄林石(320)
——评工人歌手张觉的诗	
木叶的欢歌 心灵的颂曲	宋梧刚(329)
——读苗族诗人石太瑞的诗	
妙趣横生 启人心扉	陈望衡(339)
——试论邬朝祝的童话创作	
喜读《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	周健明(350)
百花竞放 绚烂多彩	蒋国斌 陈树立(355)
——建国三十年湖南文学作品选述评	
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	文东亮(370)
——喜读湖南青年文学创作得奖作品	
后 记	(378)

论《山乡巨变》的艺术成就

马 焯 荣

读完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好似眼前展开了一幅工笔勾勒的丹青。画面上，有南国山乡明媚旖旎的四时风光，有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热情礼赞，有普通农家婚丧嫁娶的民俗民情，有集体农民和平劳动的诗情画意。从作家所选取的生活题材看，从作家描绘生活的艺术情趣看，从作品语言的乡土气息看，从作品中闪动着的一切艺术线条、色彩、音波、光流看，《山乡巨变》给人们的印象，不似芍药牡丹之浓艳，却如作家最喜爱的，也是这部小说中描绘得最多的茶子花，清新、秀美，含露凝香，令人喜爱。

在《暴风骤雨》所形成的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周立波进一步研究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艺术技巧，并适当地吸取了西欧小说艺术技巧，融会贯通，发展创造，从而在《山乡巨变》这本新的长篇小说里，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这部作品在我国当代小说创作之林里，无论是人物刻画，情节安排，谋篇布局，语言提炼，以及作家对他所描述的生活的评价和作品的民族色彩等各个方面，都显示了作家鲜明的艺

术个性，标志着作家的艺术风格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地步。

—

周立波是擅长刻画性格的艺术巧手之一。一个人物，在他的笔下往往只须三言两语，就以极其鲜明的性格出现在读者面前。作家说，“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中国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和《儒林外史》，都是着重人物的刻画，而不注意通篇结构的。我读这些小说，它们给了我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作家在人物刻画上的艺术探索之深与惨淡经营之苦。《山乡巨变》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既保持了他在《暴风骤雨》中所开创的特色，又有新的发展和创造。

性格对比，是《暴风骤雨》和《铁水奔流》描写人物的特色之一；《山乡巨变》更加广泛地大量地采用了这一方法，使各种人物的各种性格之间互相构成对立。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另一人物的性格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李月辉的“婆婆子”性格与陈大春的“张飞三爷”性格对比，陈大春的戇直古板与盛淑君的爱哭爱闹对比，盛淑君的活泼无羁与盛学文的文静细致对比，盛佑亭的“面糊”与王菊生的精明对比，盛佑亭的罗嗦与陈先晋的寡言对比，盛佑亭的命令式咒骂与面糊婆婆的婉言规劝对比；刘雨生的老实与盛清明的机灵对比，刘雨生的本真与王菊生的机诈对比，刘雨生的积极与谢庆元的消极对比，刘雨生的大公无私与张桂贞的一心为私对比；乃至拖儿带女、家务繁重的桂满姑娘，与无儿无女、家务轻松的贞满姑娘，

她们一个头发蓬松，一个发光可鉴，也形成了对比。总之，除了王菊生一家三口和陈大春、陈孟春兄弟采取互相映衬外，其余都是以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妹之间、朋友之间、同志之间的对比，来突出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致斐·拉萨尔》）。《山乡巨变》把这种性格对立的艺术方法运用到了极致。

围绕一件事来写各种人物的不同反应，借以表现不同的性格，这是《暴风骤雨》描写人物的另一个特色。同样，在《山乡巨变》中也不乏生动的例证。例如玩扑克，盛清明打出一张主牌，陈大春“啪哒一声响，把他粗大的右手拍在桌子上，冲出一张梅花K”，也不怕别人吃掉。——冒失。刘雨生玩牌如做工作，事事一本正经，既不冒失，也不捣鬼。——本真。盛清明一面同李月辉谈话，一面眼看三家出牌，居然同时还偷到了一张牌。——机灵。李月辉替玩牌的邓秀梅“观场”，发现了盛清明捣鬼，就说：“你呀，我看你还是少调皮的好，你越调皮，张芝园越不喜欢你。”——风趣。又如谢庆元吃了水莽藤，怎样解毒救人？各种人有各种办法。有点文化科学知识的干部和青年要送医院，老夫子李槐卿坚持“请郎中”，好心的糊涂人盛佑亭坚持要“灌几瓢大粪”。李槐卿搬出孔夫子没讲过大粪解毒的话为理由反对盛佑亭，没读过孔夫子的盛佑亭也搬出孔夫子没吃过水莽藤为理由，坚持认为大粪解毒“立服立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人的“理由”就是各自性格的具体化。

通过环境描写烘托人物性格，这是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在人物描写上的第三个艺术特色。新富裕中农张桂秋的家门口，竹篱笆围住的狭窄地坪里，一片六畜兴旺的景象，揭示了屋主人醉心于发家和勤奋等性格特征。离了婚的社长刘雨生的家门口，冷冷清清，茅封草长，门上挂着一把牛尾锁，表现了屋主人为社会主义日夜奔忙而无暇顾及家务的美德。至于王菊生家里的小谷仓门上挂的大牛尾锁，则是屋主人的“只讨得媳妇嫁不得女”的尖刻性格的写照。

通过细节、语言、行动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这是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在人物描写上的第四个艺术特色。在《山乡巨变》中，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盛淑君和盛佳秀（李盛氏）的两种不同爱情心理。“盛淑君的爱情是农村姑娘的情感。李盛氏的爱情是婚姻上遭了不幸的农村少妇的情感。”盛淑君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一提起她心目中的情人的名字，或者听见了情人的声音，或者看见了情人的背影，她都会立即“脸泛红晕”，甚至“满脸飞红”。陈大春找她谈话，尽管是公事公办，她却是“低着脑壳，两手卷着辫尖”，“卷起又放开，放开又卷起”。这些腼腆扭捏的姿态，显示着一个姑娘在初恋时期的羞涩和敏感。盛佳秀风闻在外面工作的丈夫已经变心，有一次，她竟一反平日溺爱儿子的习惯，无端地骂了他一顿，把他吓得逃进山里。事后，盛佳秀把儿子找回来，一边劝他吃饭，一边哭诉：“快吃吧，我的心肝，我的可可怜怜的没耶崽，是妈妈错了，是你的苦命的妈妈错了。”儿子是丈夫的儿子，骂儿子就是怨丈夫；儿子又是自己的儿子，疼儿子就